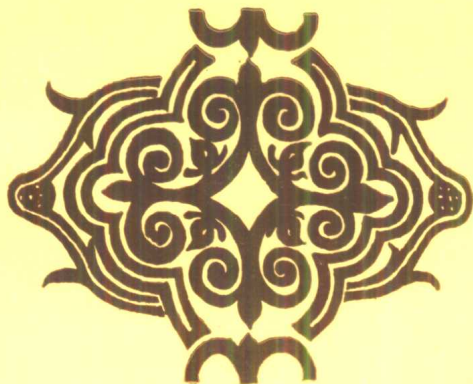


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 编

石锦宏 主编

贵州民族语文丛书

侗语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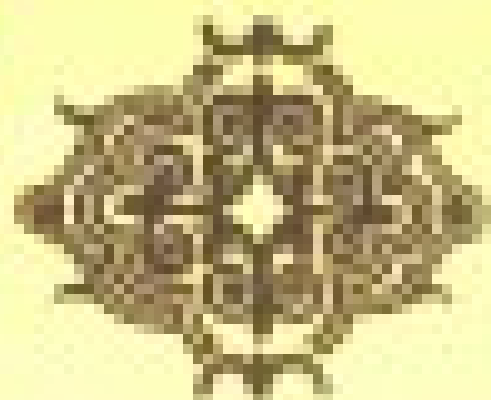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图书馆藏 中文图书 一册

张其成 主编

暨南大学图书馆藏

侗语文集



H272
S526

侗语文集

石锦宏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62233

黔新登字 (90) 04号

责任编辑：谭良舟

封面设计：龙 婴

侗 语 文 集

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 编

石锦宏 主编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25印张 150千字

印数 1—1000册

ISBN 7-5412-0391-2

H·17 定价：3.80元

贵州民族语文丛书编委名单

编委主任：苏太恒

编委副主任：张和平

编委成员：孙若兰

吴继堂

杨亚东

伍小芹

本集主编：石锦宏

2007.2

贵州民族语文丛书

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 编

苗 语 文 集
布 依 语 文 集
侗 语 文 集
彝 语 文 集

目 录

序.....	今 旦 (1)
民族语言文字与改革开放.....	张人位 (3)
侗文是侗族文化的忠实载体.....	杨 权 吴治德 (6)
侗文的推行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	石 林 (15)
谈侗语文的使用及其发展.....	周琦瑛 (22)
从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的原因谈 推行侗文的重要意义.....	石锦宏 (36)
侗语语法概要.....	王德温 (44)
侗语形容词后缀的语法分析.....	庶 龙 (64)
从方音比较看古侗语中的喉复辅音 声母.....	龙耀宏 (75)
略谈各地侗语语音与标准语音的对应 情况和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潘永荣 (86)
浪泡侗语与标准语的语音对应规律.....	吴美莲 (107)
略论侗族谜语的比拟手法.....	刘汝才 (117)
侗汉翻译中词的问题.....	郑国乔 (125)
试谈侗汉翻译.....	杨汉基 (137)
侗歌翻译浅谈.....	龙玉成 (147)
汉诗侗译的几点看法.....	田兴永 (159)

侗语翻译琐议·····	杨通锦 杨 锡(163)
论侗族文学的翻译问题·····	龙玉成(170)
谈谈侗文的规范·····	郑国乔(179)
侗台语族亲属关系漫谈·····	杨汉基(186)
提高侗文阅读能力一得·····	龙启休(198)
“注音识字，提前读写”与侗 语文浅议·····	杨 锡(202)
侗汉“双语”教学点滴·····	吴世源(206)
八十年代以来侗语文研究综述·····	谭厚锋(210)
后 记·····	(225)

序

今 旦

贵州是个多语种多文种的省份，在15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中，苗、布依、侗、彝4个民族有通用的文字。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其间虽然有过波折，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从1981年起，贵州民族文字推行工作开始恢复，11年来已经有35万人学习了民族文字，其中的多数脱离了文盲队伍，成为初步具有文化知识的人，有了进一步深造提高的基础。总之，民族文字在普及科技知识，提高民族中小学教学质量，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诸多方面都显示了很好的作用。随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民族文字工作必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民族语文工作者的任务也将更为艰巨。这就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力量，特别是在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更要注意把五十年代培养的老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共同努力，促进民族语文工作的发展。

当前的情况是：科研落后于教学，干部落后于群众。科研与教学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科研应当为教学服务，教学可为科研提供实践机会、数据资料以至课题。文字的整理规范，工具书的编纂，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研究，教材的编译，教法的研究等等方面都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应

当按轻重缓急制订较长期的研究计划，同时根据需要与可能给予必要的支持，使科研与教学在振兴民族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齐步前进。

贵州省民委语文办公室，为了展示贵州民族语文工作11年来的成果，并为民族语文工作者提供学习参考资料，有计划地编辑一套“贵州民族语文丛书”，收集有关文章，按语种结集出版。内容包括对某些语言事实的研究、双语教学中的情况和问题、经验的总结与交流、语言的使用情况、理论的探讨等等。这套丛书的编纂，从读者对象考虑，由于民族语文工作中断多年，人材断层，现在活跃在第一线上的全是一批年轻同志，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不长，基础尚薄，需要在工作中学习提高。他们对学习的要求也很迫切，而目前资料奇缺，这里给他们提供一点精神食粮，以缓饥渴；从作品上考虑，入选本书的作品，内容大多浅显易懂，那些过专过深的作品只是极少数，意在鼓励青年，扩大读者面。以上两点都可归纳为一点：培养新生力量。这是一个有远见的举措。

幼芽初出土都是柔弱的，但经过阳光雨露的滋润，必将茁壮成长。我想，这一套丛书如此，我们的民族语文工作也是如此。

我是民族语文工作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又迎来了民族语文工作的另一个黄金时代，面对着“丛书”的问世，深感事业有望，不胜欣喜之至，聊赘数语以表祝愿之忱。是为序。

1992.6.28于贵阳

民族语言文字与改革开放

张 人 位

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字都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它不可能不为民族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贵州省民族语文学会的成立，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而问世的。我衷心地祝愿它能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遵循“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团结广大民族语文工作者，更好地促进民族发展进步事业。

对于民族语文的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贵州尤为显著。但是，由于有的同志思想认识上的不足，重视程度上的有限，从建立一门学科体系上来讲，还有许多本来该做的工作还没有做，或者做得还不理想，今后应当加强，才能与当今各门学科都在飞速发展这个形势相适应。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种观点需要加以纠正，那就是有的同志认为时代在前进，民族在发展，民族语言在变化，正在变化着的东西让它自然而然地变化吧，似乎正在变化着的东西或者已经不存在的（或消失了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再强调研究了。须知世界万事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去研究它的变化，研究它的发展，

研究它的过去和未来，从变化中去探求它的规律性，促使其为民族团结进步繁荣这个总目标服务。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地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更为偏僻，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封闭状态，较多的少数民族的多数人使用本民族母语，不操汉语或不熟悉汉语者其数不少。因此，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应用方面的研究更有其广阔的天地。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里不打算展开讨论。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民族文字的工作问题。民族文字的推广和应用，在党政领导机关的领导下，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那些不通晓汉语的地方的一些学校、班级中开展“双语文”试验教学，这对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有的地方已经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比如以国家通用的低年级课本翻译成民族文字课本在低年级中授课，使那些无汉语基础的儿童较快地掌握与之语言相适应的民族文字，当这些学生有了一定的汉语言基础的高年级时，则全部用汉语课本授课。这些作法都很成功。为了培养与之相适应的教师队伍，一些师范学校在毕业班中加授一门民族文字教学课，或者在假期中集中一段时间组织在职教师学习民族文字，使其掌握民族文字教学技能。这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既可以用汉语文教学，又可以用民族文字教学。建立这样一支可以“双肩挑”的师资队伍，教学效果无疑会事半功倍。

诚然，“双语文”教学工作在我省还是一项新的工作，存在的问题不少，例如民族居住情况和语言使用情况错综复杂，在什么地区推广“双语文”教学，搞到什么程度，第一语言同第二语言如何结合得好，需要深入研究，认真总结成功

经验，科学地制定得当的举措，这些都给民族语文工作者提出新的课题。

改革开放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民族之间以及一个民族内部地区之间的来往和交流会越来越多。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起着这种促进交往作用更显得明显。比如一个民族内部方言、土语的异同研究，民族地区通用语言研究，以及通用语言的普及等方面的研究课题将是很多的，民族语文工作者责无旁贷地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促进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展。

贵州各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许多文化现象广袤博大，传奇精深，充满扬长补短的时代精神；它们形象浪漫，奔放典雅，催人奋进；它们古朴秀丽，瑰奇迷人，蕴育着深沉的科学哲理，给人以聪明才智。这些文化现象是漫长历史的沉淀，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佼佼者，急待我们去继承和弘扬。这些文化现象广泛地蕴藏在民间，具有相当的时代紧迫性，如不尽快抢救，有些会因时间的推移和人事的变故而消失。而这些民族文化，非民族文字莫能。这项工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是不言而喻的。

贵州民族语文学会的成立，为做好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提供了组织条件，它将会团结广大民族语文工作者，把贵州的民族语文工作推向新的阶段，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

（注：本文系作者在贵州省民族语言文字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侗文是侗族文化的忠实载体

杨 权 吴治德

文字是语言的代表，是语言的书面符号。人们所写的文章，从短小的字条，到长篇的大作，都属以文字记载的语言，我国数千年的光辉灿烂文化，正是通过历史悠久的文字记载下来，远播四海，流传千秋。

一、民族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众以周知，语言既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又是有民族属性的。因此，只有作为特定民族语言的代表符号的文字，才是这一民族文化的忠实载体。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由于没有直接反映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它们那丰富多彩的优秀历史文化，都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而大量消失，致使后代人对于自己民族的古老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以至成为民族的千古憾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成为祖国大家庭里不可缺少的一员，旧社会那种民族隔阂和民族歧视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了。为了继承和弘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建国后不久，党中央就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语言文字平等原则，制订了为历

史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和帮助部分历史上已有文字的民族改革文字的具体政策。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国就为包括侗族在内的十多个无文字的民族解决了文字问题，亦即解决了这些民族的文化载体问题。

侗文是根据1951年2月5日政务院批复的“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中有关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指示精神，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从1956年9月开始，在对侗语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于1958年创制而成的。它是采用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型文字。由于这套拼音文字是根据侗语实际来设计的，它能具体而全面地反映侗语的声、韵、调，所以，它是侗语最忠实而全面的代表，是侗族最理想的书面交际工具。随着侗文在侗族地区的不断推广和侗族人民对侗文的普遍掌握和运用，侗文将成为侗族历史文化的_最忠实、最可靠的载体。

二、汉字记侗音是侗族历史上的借代型文化载体

大家知道，在侗文出现之前，侗族曾经历过仅有民族语言而无民族文字的漫长历史。大约到了清代中期，侗族出现了一批颇能掌握汉语文的知识人士（注一）。这些人不但借助汉语文来作为学习文化和书面交际的工具，而且还试图利用汉文作为帮助人们学习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载体。这就是从清代中叶开始在侗族社会普遍出现的运用汉字记录侗音的方法，用以记载侗族的古代历史文化。近两百年来，汉字记侗音一直成了侗族民间用以传递和继承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今天我们在侗族各地看到的侗族民歌本、耶本、款本，以及看日子用的《leec saml benh》（三本书），还有巫师们的祭祀

念词、请送神词、祈祷词、祝福词等等，全都属于汉字记侗音的手抄本。人们用此法把侗族的历史文化记载成本子，辑成集子，跨时代、跨区域地流传至今。由于汉字记侗音所构成的这种文化载体，是借用汉族文字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借代型载体。这种借代型的文化载体，无疑在侗族历史上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够在早于今天两百年的时代就抢救了相当一部分侗族古代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现在我们搜集到的侗族民间文学资料，民族学资料，几乎百分之百是由汉字记侗音的手抄本保存下来的。可以说，在漫长的、无任何文化载体的古代社会里，侗族的古老历史文化，很多已被人们所遗忘，如果历史上没有汉字记侗音的崛起，侗族的古老历史文化将会损失更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如此，我们在对汉字记侗音这一借代型文化载体给予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当公正地指出这种借代型文化载体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第一、由于人们所用来记侗音的汉字，是以汉族语音为基础的。而侗语和汉语的声、韵、调，都有一定的差异。因而用来表达侗音的汉字，其音值必有一定的距离，很难做到记音准确。比如说，在侗语音节中，有相当一部分双唇鼻音韵尾字，而被侗族借用的现代汉语西南话方言是没有这个韵尾字的。凡侗语中的双唇鼻音韵尾音节，都只能用稍微接近的、被读成舌尖鼻音尾的汉字来表达。又如侗语中有一套带塞辅音韵尾的促声字，而现代汉语西南话方言，对于汉语的古入声字，全部读成舒声的阳平字。用汉语的舒声字去记侗语的促声字，其读音相距甚远。第二、每一个使用汉字记侗音的人，都只凭各自的方音去对照汉字的读音，音近即用，各取所适，有很大的随意

性。其记音结果是：同一作品，经各人记音之后，十个有十个不相同，根本无法统一。例如大家所熟知的传说中的传歌祖师“*siv yais*”这个人名，有的音译为“瑞埃”或“岁埃”，有的又意译为“四长”或“细长”。又如集体游客“*yeek sedl gaiv*”这个名词，有记为“夜鸡尾”的，有记为“客鸡尾”的，有意译为“鸡尾客”的，还有音译为“野色界”的。诸如此类，不管记音者何等用劲，均无法记出准确的侗音来。

“和尚写字和尚认”成了人们对汉字记侗音的一般定论性俗语。概而言之，汉字记侗音的缺点就是不能使侗族的古代文化作品始终如一地保持原音、忠实原意；不利于传播交流。这种记音本子，在易时易地情况下，必然对某些词语产生误解，导致讹传，使人不易理解其本意。尤其是我们今天搞民族古籍资料翻译整理工作的人，碰到此类问题较多，有被曲解的，有以讹传讹的，有侗音被传成汉音的，还有因无法理解而被搁下不动的，等等。兹举如下诸例：

(1) 我们在五十年代初，即抄写到汉字记侗音的侗歌《*nyaenc singc wangk*》(离情歌)一首，其中有“强夺生妻些没门”句里的“些没门”三字，在当地普遍被理解为侗话的“*xeih meec meec*”(即“事有门”)。连读起来就成了“强夺生妻事有门”了，但不与语义相合。我们怀疑是理解错了，但不知道如何去纠正。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一九八四年，我们在民族古籍资料搜集工作中，才从异地资料中获得启迪。原来用以记侗音的“些没门”三字原意为“*xeih mieec menc*”，全句语意当是“强夺生妻者将招致灭门大祸”。这才算是把这个疑难问题解决了。

(2) 在《侗款》里，有“中洲伏石剑，大便伏石城”